

他听到了候鸟的叫声

说三纲(下)

《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是它最想亲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易。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七八天后，极北的金瓮河，终于被这烈焰红唇点燃，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冠，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久违的吻。

连日几个十三四摄氏度的好天气，让金瓮河比往年早开河了一周。所以清明过后，看见暖阳高照，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张黑脸，便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去工作了。而他的女儿张阔，巴不得他早日离家。她怕父亲像往年一样，十天半月地回城剃头，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现身家里，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和麻烦，所以特意买了一套剃头工具，告诉他可以让管护站的周铁牙帮他剃头。

“剃头得去剃头铺，周铁牙又不是剃头的。”张黑脸拒绝把剃头用具放入行囊。“那就让娘娘庙的尼姑帮你剃，反正她们长出头发也得剃，又不差你这颗头！”张阔说。

张黑脸把手指竖在嘴上，轻轻嘘了一声，对女儿说：“轻点，让娘娘庙的听见，可了不得。”

张阔撇着嘴，腮边的肉跟着向两边扩张，脸显得更肥了，她说：“隔着一百多公里呢，她们要是听得见，阎王爷都能从地下蹦出来，上马路指挥交通了！”

“嗬，哪朝哪代的尼姑给肉肉男人剃过头？那不是肮脏了她们吗？使不得。”张黑脸咳嗽一声，把剃头工具当危险品推开。

张阔急了，她喊来七岁的儿子特特，让他背朝自己，给父亲演示如何剪头。剃头推子像割麦机似的，在特特头上“咔嚓——咔嚓——”走过，特特的头发，便秋叶似的簌簌而落，她一边剪一边高声说：“瞧瞧呀老爹，就这么简单，傻子都会用！周铁牙和尼姑不能帮你的话，你对着镜子，自己都能剃！”

张阔没给特特罩上理发用的围布，剪落的头发茬落入他脖颈，扎得慌，他就像被冰雹拍打的鸡鸭，缩脖缩脖的。他不想受这折磨，抖掉发屑，溜出户外。太阳正好，泥泞的园田中落了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正啄食着什么。特特觉得它们入侵了家里鸡鸭的领地，是十足的小偷。反正爱鸟的姥爷在屋里与母亲说话，目光没放在他身上，特特便捡起房山头的两块石子，撒向它们，教训这群会飞的家伙。受惊的麻雀扑噜噜地飞起，像一带泥点，溅向那海蓝衫衫似的晴空。

张阔见父亲不肯带剃头用具，不再强求。自打十一年前他被老虎吓呆后，脑子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他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能奇妙地预知风雪雷电甚至洪水和旱灾的发生，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滑，灵光不再。父亲以前性格开朗，桀骜不驯，而现在话语极少，呆板木讷，似乎谁都可对他发号施令。像今天这样能与女儿争执几句，在他来说已属罕见。

张黑脸带的东西，是换洗衣物、狗皮褥子、锅碗瓢盆、洗漱用具、常用药品、蜡烛火柴、各色菜籽、手电筒、望远镜、刮胡刀、雨衣、蚊帐、烟斗、军棋、渔具等往年的东西。张阔发现父亲没带黄烟叶，就说：“带了烟斗不带烟叶，你吸什么？西北风吗？”

张黑脸有些慌张地说：“可不是，我咋忘了烟斗的口粮呢？！”

张阔灵机一动，对父亲说：“老爹啊，其实你不带剃头推子也行。现在男人都爱留长发，有派头！这两年来咱这里的游人，我没见一个男人是秃瓢，他们的头发大都到耳朵边，有的留得更长，还有扎成马尾辫的，看着可潇洒呢！”

张黑脸一边用旧报纸包裹黄烟叶，一边“哦”着，似在答应。

张阔备受鼓舞，说：“老爹要是能把头发一直留到秋天，一定比电视里那些武林大侠还帅！”

张黑脸“嘿嘿”笑了两声。

张阔凑近父亲，推进一步说：“到时好莱坞电影明星也比不上你！”

女儿这一凑近，张黑脸闻到她身上一股达子香的气味，他抽了抽鼻子，嘀咕道：“你上山采花了？”

没等女儿解释，电话响了，张阔忙着接听，是周铁牙打来的，他说：“告诉你那呆子老爹，今年开河早，让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开车接他，去管护站了！”

“他都收拾好了，现在走都没问题！”张阔说。

周铁牙说：“给他多带几包卫生纸，这呆子不舍得用纸，老用树叶和野草擦屁股，也弄不干净，跟他在一个屋檐下，就像住在茅房里！”

“管护站又不是没钱，您也不能抠门到连几卷卫生纸都不给买吧？才几吊钱啊！”张阔毫不客气地说。

周铁牙说：“那钱都是给候鸟买粮用的，谁敢乱花？”

张阔嘻嘻笑了，说：“周叔，谁不知道您当了管护站站长了，烟酒牌子都上了一个档次？您捏脚的地方，也不是街边小店了，是大酒楼的豪华包间了！”

“谁他妈背后瞎传的？”周铁牙不耐烦地说：“我得修修车去，不跟你啰唆了。你要是不给你爹带卫生纸也行，让他今年在家呆着吧。反正这城里闲人多，找个喂鸟的还难么！”

“老爹爱鸟，咱这半个城的人都知道吧？您想找比老爹呆的，听话的，懂行又敬业的，好找吗？”张阔带着威胁的口吻说：“站长呀，这几年里，您偷着从管护站带出来的野鸭子，卖给了哪家酒楼和饭庄，我都知道，虽说您有后台，但这事要是被捅出去，您这候鸟管护站成了候鸟屠宰场，滥杀野生动物，都够坐牢的啦！”

周铁牙在电话那头恨得直咬牙，说：“谁他妈这么栽赃我？老子还要告他诬陷罪呢！候鸟那都是我的亲爹娘，我恭敬还来不及呢！我带回的野鸭，都是病死的，有林业部门证明的。不就几包卫生纸嘛，瞧您当闺女的这个小气，不用你买了，我给你老爹备足了，够他擦三辈子屁股的！”

“周叔，这就对了么。”张阔眯着眼乐了。张黑脸把黄烟叶捆好后，想着烟斗对应的是黄烟叶，自己都给落下了，别再忘带啥东西，所以他在打点的物品中，一样样地找对应点，他自言自语道：“锅碗盛的该是米面油盐，哦，这个归周铁牙置备；钓鱼得有鱼饵，管护站那儿的曲蛇多，一锹挖下去，总得有一两条吧，不愁；雨衣和蚊帐是盾牌，要抵御大雨和蚊子这些长矛的，现在花儿还没开，不急呢——”他的话说得有条理，又有兴味，把女儿逗乐了，她放下电话对父亲说：“刚才来电话的是周铁牙，他让你准备好东西，明早接你去管护站了！”

张黑脸说：“这么说他也听见候鸟的叫声啦？”

张阔没好气地说：“他哪像你把长翅膀的都当成了祖宗，他是听见银子的叫声了！”

节选自《候鸟的勇敢》

内容简介

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对于候鸟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总是春天的。能走的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人心中扯开了一道口子。每到这时，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管护站的张黑脸便会想起自己曾在一次扑打山火时路遇猛虎，幸得白鹤相护，躲过一劫。而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则会伺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点通路。

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暴发，候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孱种。可如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未曾远离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中，浮尘烟云……



迟子建

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六卷、《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短篇小说集》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一极端化的表现形式，绝对不会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以及《大学》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等的理念中派生和发展出来吧，然而却可以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中派生和发展出来啊！正因为这一性质的“三纲”思想，在理论上具有了这种不平等性，从而决定了在现实中必然会强化这种不平等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三根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下层百姓的头上，这就是“君权”“父权”“夫权”。“官本位”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强烈意识并暴露出它的消极意义。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要冲决封建的“君主”“伦常”等网罗，这并非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恣意歪曲或者是出于什么偏激的情感，相反，倒是他非常深刻洞察到了包括“三纲”思想的实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才展开了对其的猛烈抨击。应该明确地承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理念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所要弘扬的“平等”思想格格不入的。唯其如此，我们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当要特别注意对它的摒弃。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三纲”思想的认知要分类，分层次，分历史阶段。如能对“三纲”思想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进入，或说继承它的优秀性，那么，就直接将其“还原”为诚如孟子的那种“五伦”思想。将此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将此视为“纲”，即处理所有社会伦理关系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存在，并强调只要它们理顺了，举起了，其他一切就随之张开和理顺了。如果大家足够注意的话，在中国流行广泛的《三字经》中所强调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仍然是落实到“三纲”的本义之上和孟子的“五伦”之义之上的。说得再通俗些，这种性质的“三纲”和“五伦”思想要求六种人归止和安止于各自的符合人性的诸德之上。这些德行所包含和显示的道德和精神皆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君仁臣敬”“君仁臣忠”“君惠臣忠”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父慈子孝”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夫和妻顺”“夫义妻顺”“夫和妻柔”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在相互关系上达到一种平等和谐的局面，它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对待。我始终认为，儒家的“明伦尽责”思想真是能体现国人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明。“三伦”（其实就是“三纲”）也好，“五伦”也好，这些关系的概括不可谓不精当呢！通俗地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就是这些关系吗？只是中国人非常智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六责”（实际上是“六义”：仁敬、慈孝、和顺）也好，“十责”（实际上是“十义”）也好，这些责任的概括不可谓不精彩。通俗地说，每个人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不就是这些属性吗？只是中国人非常人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仁、敬、慈、孝、友、悌、义、听、惠、顺”这所谓的“十义”分别对应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当然如果再加上“朋友有信”这一条所提倡的“信”义，请问上述的哪一“义”不是人性的反映呢？换句话说，哪一条不是人之为人应该归止和安止的地方和应尽的责任呢？！另外，我们既然已肯定和赞扬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并将此确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下，古人为什么将这“五常”与“三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称为“三纲五常”，或说“纲常名教”呢？尤其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认为，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在内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相处？即按照怎样的道德去相处？古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为明确和最为普遍的答案：那就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即五德去相处。这也就是我所概括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以敬之，智以善之，信以诚之”。具体说来，当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爱”“正”“敬”“善”“诚”的基础之上，其结果一定能实现和达到“和也者”“致中和”“和为贵”的“止于至善”之境也。总之，“纲”是要解决的“明伦”问题；“常”是要解决的“尽责”问题。合而言之，儒家所谓的“纲常”就是解决“明伦尽责”的问题。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 (36)